

八仙得道传

[清]无垢道人 著

第二十六回 借体附魂化成铁拐 背师丧母哭倒仙徒

却说李玄回到泰山，只见洞门大开，人影毫无，连自己的顽躯也不晓何处去了，轮指一算，已知端的。原来李玄此时已知躯壳必被杨仁先期焚化，心中绝不猜疑，并知半途之上，心动神驰的缘故。因而回忆老君偈语，心下恍然，神情镇定，推算情事也便十分准确。但还未能解到新面目那句偈语，莫非本人还有还体之望么？呆了一会，兀自不甚了解。

他初时很恼那杨仁，虽急乎省母，也不该违背师训，把一个师父的魂魄弄得游荡飘零，无所依恃。后来又算得杨仁之母已死，杨仁虽然急急赶回仍不能说话，叨个遗训。仙人存心，毕竟比常人不同，李玄涉念至此，不但忘了自己的痛苦危险，忽然替杨仁抱起无穷的冤苦来。又转一念道：“这还是我害了他咧！要是我不干这神游的玩意儿，他可以不用守我躯体，又省了许多手脚和工夫，他母子未必没说话的机会，如今却弄得他们见如不见，都因我小小玩意而起，岂不罪过！”因忆所习《道经》当中，原有起死回生之法，吾若能够立时赶去，只要他尸身不腐，还可使他重生十年八载，也便盖了我的愆尤，岂非大妙。所恨者自己功行未至尸解之期，又不能肉体登仙，没个顽壳作个附托魂灵之用，日久年深，魂魄渐要消散，那时性命不保，安能修道？想到这里，不觉踌躇起来。过了片刻，毅然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福命，生死存亡都有天定，何必这般蒙心，不成修仙人行径了。倒是搭救杨母刻不容缓，倘使可救不救，不又加我一重罪案

么？”

想定主意，蹶然起立，出至洞外，驾起云头，正要向南进行，忽见东北角上一道祥云，疾如流矢，突然接住李玄云头。李玄睁目一瞧，不觉大喜道：“文始师兄那里来，可知小弟之事么？”文始真人笑道：“不为你这前生孽债，我那有功夫赶来瞧你。”李玄大惊道：“请问师兄，小弟前生只有金山一事耿耿于心，现奉师尊法旨，已将何家姑娘度到衡山，如何还有孽债呢？”文始真人倒叹息了一声道：“世上只有修道之人成功最大，人品亦最高，且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并存，有无穷享受。但亦惟其如此，而责任之重、处事之难，亦比无论那一种人来得厉害。你才说度出何家女子，自谓孽帐已完，殊不知这不过完了你良心上一种责任，还有无意中种的一段孽债，怎么倒不记得了？”李玄听了，还是惘然。

文始又太息道：“不怪你想不起来，因为你原出于无心，怎么能够记得。你对于你的前生，有两件事情，都是因好成恶，连你本人也不及察觉，或者虽经觉悟而认为毫无关系的。一是你从小立誓不近女子，百余年来不曾碰着妇女们一毫一发，偏于百年之后，无端和一已死女子有此亲近之缘。二则你救那女子没有成功，反将他腿骨折断，幸而他根基真厚，又得龙王赐他丹丸，此生方不成残废。要是换个常人，前生得的什么病而死，下次转生仍不脱那种毛病，虽说他是死后断腿，也和断腿而死一样结果。万一如此，岂非你的罪过？师弟，你莫说仙家作事处处慈悲，小小无心之过未必定遭天谴，怎知越是仙家，越发欠不得一些债务。如你今日之事，即专以还债发生。祖师早已替你算定，后有此场厄运。名是厄运，其实即是还债。此债不还，证道无期。所以此番

厄运，倒不是你的不幸，简直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咧。”李玄听了，不觉如醉如痴，悚然惊惧。文始笑而慰之。李玄因问：“事已如此，师兄必有救我之法。”

文始大笑道：“怎能没有法子，若是像你这等慈悲之过，竟至无法还生，天公那有这等苛刑。不过老弟本是一个英俊美貌的少年，今后却不免要变成一付狼猿龌龊的神情，而且还有一条腿子不能健全，这便是你还债的一种法子啊。你瞧我这手中持的是什么，那不是送给老弟的一根拐杖么？这便是替你预备跛脚之后用以助力的。老弟，你别把这戈戈赠品当作不值什么，考究起来，却很有点来历呢。”李玄此时听得有些出神，接过那根杖，半句也不开口。只听文始真人又笑道：“此杖乃是开辟之光，王母园中第一次蟠桃大会，有采桃女子，手足不慎，误把树枝攀断了一节，王母把这断枝赠与祖师。虽是一根枯枝，却能识晴雨、知寒暑，又能当兵器使用，寻常妖魔鬼怪禁不起这一拐儿的。我初入师门，不知其用，请教祖师，祖师说明来历，就将来赐与愚兄，如今恰好作得老弟随身法宝。所谓物各有缘，此物赐与老弟，又算最得其用了。”李玄这才明白过来，慌忙稽首道谢。

文始笑着将他拉起，又说：“老弟不用客气，快跟我来寻你的化身儿去。”李玄依言，手提拐杖，跟他按落云头，立在一块荒草地上。文始指着那边树下，有黑□□的一件东西说道：“老弟，那便是你的替身了。”二仙携手而行，一同走向前去。李玄心急，先到树下，定睛一瞧，原来是个又黑又丑，一只脚儿长，一只脚儿短的死叫花子。李玄不觉一吓，又俯下身按了按，却已冷得和冰块一般，分明死得很久了。李玄见自己的替身如此肮脏难看，心中也觉不快。文始

随后赶到，见他发怔不言，不期哈哈大笑道：“身为神仙，也还要考究好相貌么？”

李玄沉吟道：“师兄，不是这么讲法。神仙以道法为宗，游天地之外，自然用不着怎样美貌，怎样清秀。可是像这死丐的形景，忒煞难看，将来功行有成，少不得要追随师兄们会会诸天金仙、三界真神，人人都是濯濯丰神，只小弟弄得如此一付狼猿相，休说人家嫌我齜齞，就是小弟自己也不免自惭形秽呀！好师兄，可能想个法儿把这死丐丢开，容小弟另外找个稍许清俊些的死人作个替身，不知行得行不得？”文始大笑道：“师弟，不是我说你太不懂事。惶恐你也是修成得道之士，讲出来的话，竟不像是个内行人说的。你可知道，仙家最注重的是个缘字，缘之所结，谁也分拆不开。就像今儿，愚兄和你这番讲话，何尝不因有缘，才会不知不觉弄在一处。要是不然，你便要请我，也是无从请起咧。”李玄不等他说完，不觉苦脸一笑道：“师兄高论，小弟何尝不懂，但不知此丐和小弟又有什么不解之缘呢？”

文始点点头道：“这个当然不是偶然之事。因你前世为人之时，此丐曾经替你保全一条性命，照理你该报过他的厚恩，才能出家修道。为你根器不同常人，此生谪期已满，不久转生天曹，不便再蹈人世，做那报恩酬德的勾当，所以于他死后，着你附魂他的身体，使他魂虽消而体不死，也可算得报过他救命之恩了。这倒真是一举两得之事。况且天数注定，应该如此，你怎能嫌人家肮脏，另外找人去呢？还有一层，所贵乎仙人者，如能脱却几体随心变化，莫说丑的可以变俊，坏的可以变好，就是以男变女，以老变少，也无办不到之理。似你现在未到尸解之期，暂时不能不说借此丐尸身

以便往还人世，等得功行圆满，时机到来，便是再俊美百倍的客体，你还用得着他么？”李玄听说，心下彻底明了，不觉连连点了几个头，又问：“将来尸解之后，大概可以不用这个丑体了罢？”文始道：“那又不然。你既借他的尸体而为人，无论成道前后，总得以他这身容为主体，不过随时随地不能禁止你不变罢了。”

李玄听完了话，朝文始稽首谢教，说一声去也，魂入尸体。尸身蹶然而起，手提文始所赠拐杖，恰好长矮称体。李玄扶着拐杖，又向文始行礼下去。文始慌忙拉住，着李玄走几步儿瞧瞧。李玄依言，一步一拐地走了几步。文始见他这付恶形，禁不住要笑出来。李玄走到一道河边，向着河水照一照这个身体，心中兀自有些不快活的样子。文始又慰他说道：“自来真人不肯露相，祖师每次下凡，也常常幻化一种丑恶之态，方能试察凡人敬礼之心真假虚实。如今你就算是一种幻形，有何不妙？你要去救那杨母，事不宜迟，就快去罢。但杨母寿算不永，虽经你法力还生，也不过延寿一纪，还须吩咐杨仁多做好事，方能抵补得过。否则不但杨仁前程有碍，连你也不免少有天谴咧！”

李玄受教，别过文始，自己驾云而起，再一周视本身，觉黑如铁铸，浑身不见一点白肉。李玄自己也失笑起来道：“这死丐原来是黑种国内生长的。吾今既为黑人，索性起个别号，连附我的姓称为铁拐李罢。”又把文始赠他的桃杖一看，见颜色嫩黄，宛如新杖，因笑道：“身子这么黑漆漆的，光这条拐杖，要他美观则甚。”于是张口一喷，那拐杖也变为乌黑，与他皮肉一般颜色。这才点头自笑道：“要这样子，才显得我这铁拐两字，是名实相符咧。”于是快快地降落在

泰安地方，径投杨仁家中。

谁知杨仁刚和周小官俩打做一堆，两不相舍。杨母尸体已停放棺木板上，家中冷清清的，除了他俩之外，就只小官拉来帮助的乡下人儿。那铁拐先生不晓他们为甚相打，先在外面瞧了一回，才知二人不是争恼。原因杨仁送不着他娘的终，没曾听得一句遗训，一面还失信于恩师李玄，将他法身先期焚化，对于恩师是不忠，对于母亲是不孝。因此自觉不能成人，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，等着棺材买到，诸事粗了，便把入殓出殡一切大事托付周小官，自己就要拔剑自刎于柩前，以谢天上的恩师，泉下的亡母。周小官自然不能任他自尽的，见他掣剑在手，慌忙不顾生死，如飞向前，用力攀住他的肩膀，使他剑不能下。杨仁放声大恸，口口声声自责不忠不孝，无颜生存。小官竭力拖劝，兀自不能挽回。

铁拐先生见了，倒不觉频频点头，自己慰悦道：“他这自尽，固然愚不可及，但从此可以瞧透他的心胸志趣，越是自谓不忠不孝，越可见他忠孝过人之处，真不愧做我铁拐先生的门生，更不枉我提拔救度他一番。”于是一跛一倚地迈步而入，向二人一举手，问道：“二位因甚如此争执？”小官把上项情事说了一遍，杨仁还想自尽。铁拐先生笑道：“杨君，这才是你大大的不是了。岂不闻死生有命，不可强求。人子事亲，生能尽孝，死能尽礼，如此亦是大孝，那里再有别的孝道呢？若说令师之事，其咎虽不可道，究竟事出两难，令师决不责你失信，这于忠字的道理也很说得过去了。既忠且孝，为人已足，若必以自尽为补过，转恐过不能补，反令尊师怀疚于天曹，令堂痛心于泉下，厥罪太大，不知杨君何以自解？”

远

小官见一个黑麻而跛的乞丐说出如此一番大道理的议论，不期又惊又喜，连连称是。杨仁却被他说得垂头不语，悄然叹息，更没心情查问来人的来历。呆了片刻，忽然伏在枢旁，放声大哭起来。那小官却不再劝说，忙向李玄招呼了一声，问他贵姓大名。李玄微微一笑，说出一番话来，才把个杨仁说得喜逐颜开，悲哀尽去。

未知李玄如何说法，却看下四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施仙法杨母重生 鹰聘请李仙下海

却道铁拐先生见小官动问姓氏，因亦不再隐讳，直趋杨母枢边，大呼：“杨仁孩子，怎不认我师尊么？”杨仁正哭得发昏，一听此言，倒吓得眼泪鼻涕一齐滚下肚子，睁开了双眼，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李玄。连周小官也十分诧异，走上几步，问道：“怎么说？老兄是我这杨敝友的师父么？敝友自幼出家，从的一位先生姓李，单名一个玄字，却不曾有第二位先生。请教老兄，何以又说是杨敝友的师尊呢？”杨仁停悲含泪，也向李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真个小弟生平就只一位李师父，委实不知老兄有甚师弟之谊，此中必有原因，敢乞赐教。”铁拐先生见说，不觉又笑又叹，因喝道：“我便是你的师父李玄，你说不认识我，这也不怪。本来谁叫你把我的身体先期焚化了去，弄得游魂失依，歧路徬徨。要不是我有些道行，连这一付怪丑的身躯还借用不得咧！”

杨仁一听此言，显然真是李玄声气，况且说的情形又十分确切，才信真是师尊到了，慌忙一骨碌跪了下去，磕头如捣蒜一般，满口子自称该死，乞师尊治罪。周小官也忙跟着跪下。铁拐先生忙伸两手，将二人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方才已经说过，你这过失由于孝亲而起，未尝不可原谅。何况此中也还有些定数，就不是你先期焚化，我这顽壳也是保不住的。这个道理容我慢慢说给你听。至于你为了守我身体，误了送死大事，这又是我害你的了。”杨仁听了，心中万分不安。铁拐先生又道：“你母寿数本来只这一点，从前你跟我

出家之时，我不是也有过一番开导之语，隐隐约约的你大概还记得起来。如今我怜你纯孝之心，又兼为我之事使你不得送终，我又非常抱歉。我今可以用些法力，使你母亲起死还生，再活十二年，然后归天，但在这十二年中，你要多做好事，广立阴功，方不致折你自身的福命，我也不致有违天行事的处分。你看如何？”杨仁听说母亲可以回生，早已喜欢得无可无不可，疾忙爬下地去，朝铁拐先生叩了无数响头，险些把额角儿都磕破了，口中只叫：“师尊如此开恩，弟子粉身碎骨，也要广行善事，以报天高地厚之恩。”

铁拐先生也不用什么药，也不念什么咒，走向前朝尸身吹了口气，喝一声：“起来罢！”说也奇怪，那尸身忽然坐了起来，口中叫一声：“闷死我也！”杨仁喜欢得上前抱住，才咽下去的眼泪鼻涕又都笑了出来。杨母睁眼一瞧，见儿子和一个黑丐立在身边，不觉又惊又苦，泪流满面地说道：“我儿，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记得我已到了阴间，忽然一阵清风将我吹了回来，难道是你救我的么？”杨仁忙道：“母亲，我师父在此，是他老人家用仙法救母亲回生的。”杨母听说，亟要下柩叩拜。杨仁忙道：“母亲才还生，辛苦不得。容儿子代谢罢。”谁知杨母此时精神十倍，比没病时更来得健壮，也不用杨仁搀扶，自己跨下柩来，母子二人齐向铁拐先生拜倒。先生大笑道：“贤母子不要如此，我出家人救人济世，都是分内之事，不当多受人家叩谢。”因命杨仁：“快扶令堂进去休养休养。我既干了这逆天之事，全仗你自己多做好事。十二年中你且不必回山，凭仗你的本领，常去外面走走。等十二年后，我自来引度你也。”说罢，化阵清风升入半天。下面杨家母子和周小官自有一场拜送，不用细表。

铁拐先生回至八景宫，众仙人看他变化得恁付怪相，一个个忍俊不禁。大家和他取笑了一回，弄得铁拐先生越发不好意思。须臾老君升座，铁拐先生稽首殿下。老君笑道：“似这付形景才好。凡人秽在心，汝独丑在貌。将来周游四大部洲，三界五岳，平常人就很难识得你这丑形怪状的大罗金仙。你就可借此考察人家向道的诚伪虚实，岂不大妙！”铁拐先生听了，心中大乐，稽首禀称：“弟子原也这么想，又承文始师兄赐弟子拐杖，弟子将他变为铁色，就取个别署叫铁拐李，不晓得可用不可用？”老君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那铁拐头上还可挂一个葫芦。”回头命童子去后面摘个葫芦儿来。

童子遵命，去了一会儿，取来一个大葫芦儿。老君接在手中，赐与铁拐。铁拐先生敬谨捧住，请教祖师这葫芦妙处何在。老君道：“葫芦是从树上采下，原非什么罕物，但经我一番炼制。已把他的质地变个样子。平常的葫芦里边有的是子和实，这葫芦却装满了仙家的至宝。你要降妖除怪，这东西能生炎火，发大水，火烈时可以比一座火焰山，水大时可抵全个的东洋大海。除了上界天仙，谁能当得住他。你要用在救苦济人，只把盖子揭去，要药有药，要钱有钱。有时错过宿头，还能藏得许多人作个临时的客店。”老君说到这里，众仙不觉失笑起来。

老君笑道：“你等打量这葫芦儿容不得一个人吗？这真可谓坐井观天了。”因命李玄把葫芦放下，口子朝外，着他闭上两眼向口子大步走去，走这三步方许开眼。铁拐先生遵旨，把两只眼睛闭得牢牢的，放开大步走了三步，方才张眼一看，原来身子早在葫芦之内，外面许多道友和祖师一个也

不见了。再走几步，里面越发开朗，仔细看去，却是一所圆形的大房子，房屋里面有台子床铺，陈设器皿，一应俱全。再进一层，又是一所更大的圆屋，凡是人生应用之物，穿的吃的，看的玩的，几乎没有一件不备。更妙的是铁拐先生才想到这广大的几层房子，还该有几个工人洒扫收拾，兼司厨灶烹洗之事，岂不更像一家住宅了么？一念甫起，眼前便有许多青衣打扮的人垂手侍立，另有两个绝美的婢子，一人捧茶，一人持巾，姗姗而前，含笑叫声：“主人用茶。”铁拐先生不期哈哈大笑起来，自思：“我这位祖师恁地会耍，可惜我一修道之人，那里用得着如此舒适。瓮牖绳床，荜门圭窦，足可安身适体。现在成个黑叫化子，用不着什么衣服。至于吃之一字，更属修道人可有可无，却不白白地辜我祖师一片深恩。”

正想到这里，那所高堂大厦和许多珍贵器皿、男女佣人全都不知去向。那两层的圆屋，剥落残损，破旧不堪。至于室中器具，更是非常简单，非常粗恶，和方才所见贫富情况，恰恰处在相反地位。铁拐先生点头暗叹道：“出家人倒要如此，此心才得安闲。祖师真是一位仙祖，毕竟知道我的志趣。”又想到：“方才几位师弟兄听了祖师法旨，似大家都在怀疑，极该将他们邀了进来，大家玩赏一天，一则可以增长大家的见识，二则会同群仙，在此开个葫芦盛会，岂不妙哉！”他一面想，一面仍向后面走去。

更进一层，那房子比前二进尤大，最后是一道大圆墙壁隔住，大概是葫芦的终点和外面分疆划界的所在了。因他志甘淡泊，室中布置也是非常的简陋质朴。铁拐看了一回，仍循原道退至中屋，不道那间大院子内已挤满了许多师兄弟，

一见铁拐，群起道贺。众仙自言：“亲见你进了葫芦口就不见了。正在议论，祖师忽言，你铁拐师弟正在里面惦记你们，可以大家进去瞧瞧，看他有什么好东西款客。因此我们也陆续进来，正在找你这位主人翁时，不道你又从后面出来。怪不得祖师说我辈坐井观天，原来这小小葫芦真藏得几千人呢。”

铁拐见过众仙，更喜这时的屋内，又恢复了先时富丽精美的旧观。铁拐先生忙着招呼诸仙坐地，即有青衣童婢川流不息地送茶送点，十分殷勤。妙在不用铁拐先生吩咐，只消念头一转，立刻就做得妥妥当当的，世上用人那有这般聪明。诸仙十分欣羡，都向铁拐道贺他得此至宝。这时文始先生也在座中，笑说：“我等随祖师这么久了，倒不曾知道老人家会弄这等玩意儿。师弟才来不久，有此异数，可见祖师特别垂青。没有前缘，那能如此。”铁拐先生笑谢道：“虽是祖师厚恩，也亏师兄提拔教诲，和诸兄汲引扶植之功。我李玄只有心香一瓣，谨祝诸兄福寿绵长而已。”众仙都笑道：“此真前缘有定，我辈何功之有。倒是初次登堂观光你这葫芦仙府，竟不曾带得些贺礼来，心中怪抱歉的。”铁拐先生忙笑谢说：“断不敢当。将来觅得修真之地，如有所需，定向诸兄乞讨，现在却先寄在诸兄那里罢。”说罢大家一笑。文始先生说要参观全部葫芦仙府，铁拐先生引着他们又至后面一走。后面却无门可通，仍绕从前面口小处一齐出来，回头瞧那葫芦，可不仍是数寸长、寸许圆的一件阿物儿哩。

于是众仙跟着铁拐先生，大伙儿欢喜赞叹，颂谢不绝。老君笑道：“这个玩意儿算不得什么大道，尔等大惊奇了，可算小见之至。”众仙默然内忤。老君命铁拐先生当时把葫

芦系在杖头。文始真人忙道：“这个容弟子再来送师弟一根绦子。”老君笑而颌首。文始真人卸了仙冠，拔下一根寸许长头发，伸手一拉，长可及丈，一释手儿，又缩成原形，替铁拐把葫芦系在杖端。发光闪烁，宛如金质，而软如绵，细如丝，韧逾牛筋，拔扯不断。铁拐先生忙又拜谢过了。老君吩咐道：“上次我曾吩咐你要下海走遭，到了紧要关头，连我和你各师兄许都要去走一趟来。这事虽不甚大，却有魔教主想要乘机和吾教为难，因此不得不慎。若说此事起源，乃于元始天尊的徒弟文美真人始终都有关系。你今回去，可便在泰山你徒弟所居洞府等候，大约一二天内自有人前来请你，这人便是文美徒弟，内中情形，他能告诉你的。”铁拐先生一一应诺。

老君又道：“其实这件事情，倒是你新近点度出世何兰仙的责任。因事主和他有些前缘，照例该他去主持才是。为他尚在虚修，不能以此等杂务分他的心，这件事便弄到你身上来。算你代替兰仙立了这件功德就是了。”铁拐先生忙道：“何姑娘的事情弟子理应代劳，就有微劳，也归于他，弟子决不敢妄贪他人之功以为己力，乞祖师垂察。”老君含笑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但求有益于人，不必成功自我，更不定执人我之见，有彼此之分。争功与谦退，皆非也。况今主事之人不久亦应成道，久后和你总属同事同门，互相辅助，理所当然，本来也不必强分彼此也。”

铁拐稽首领旨，回至泰山王崖洞内，当以法牒召飞飞、颠颠前来，听候调遣。未及日暮，二人同到，参谒先生。铁拐把别后各事告诉他们，二人都欢喜赞颂。铁拐又说玉儿逃走下山之事，二人都忿然道：“请师尊指明地方，弟子等前

去捉来治罪。”铁拐先生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此物野心不驯，原不能点度成全，那是我热心太过出的毛病。既已走了，我料他暂时不敢为害民间，却等将来有了罪状，再去办他不迟。”二人应诺。铁拐因言：“明日必有人来请我下山，去海中办一大事，尔等可守候门外，迎接他进来。”二人依言，都在洞门外远远了望。到了午时刚过，忽听空中豁然一声，宛如大鸟飞过。二人吃了一惊，抬头一望，早见一女冠自空下堕，立在面前。二人情知必是来接师尊来的，因忙举手为礼，问道：“仙姑可是海中来的？请示法号，容得通禀。”女冠喜道：“师尊真乃有道真仙，原来早知我要前来恭请的。贫道法名慧通，乃尊师生兄文美真人之徒，与两位道友都算同门。而师尊和敝师文美真人一出老君祖师门下，一出元始天尊门下，也算同学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咧。”飞飞忙含笑招呼，颠颠忙入内禀报。铁拐先生因初次得道，全赖诸同门提携之德，他又生性谦和，向来不肯过分自尊，特偕飞飞亲自接了出来。

慧通一见铁拐，知道便是本师所说的跛仙，慌忙趋前伏拜于地，口称：“师叔在上，弟子慧通拜见。”铁拐先生还了个半礼，笑吟吟请他入内，施礼坐定。慧通先把罗圆夫人修道成功，奉师命后过道场，特请师叔屈驾主持坛务说了。铁拐自然应诺，顺便请慧通将罗圆前事略说一番，慧通一一告知。铁拐先生才明白了前因后果，并知祖师言将来同门同事之人，必是慧通所说的张果，立刻便预先存下一种亲热之心。慧通又说：“罗圆夫人已奉师命改名觉先，现在专候法驾前往，便要后请各山道友、各界大仙并海中龙王夫妇参与盛会，还恳师叔早日启程。”铁拐先生忙说：“出家人除了救

人助人，还有甚的事情。既承宠召，自应陪同师姐即刻动身去也。”慧通大喜，便和铁拐起身，挈了飞、颠二人，起至云端。淮海村却在泰山之南，一行四众都向南进发。

行至中途，忽然一阵黑风向四人后面吹来。铁拐、慧通情知有异，回头一瞧，只见乌云里面有几个道人，嘻然而来。慧通暗暗对铁拐说道：“师叔，这来者必是妖人。弟子闻敝师说，此番觉先成道，后建道场，必有仇人前来倾陷破败，大家都要小心。今观这四人满面妖气，又和我等同一方向而行，必是往淮海村去的。我和师叔不妨慢慢进行，等得他们到来，探问一个究竟，再定对付方法。师叔以为何如？”铁拐先生点头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于是把云步放缓，专等后面四人赶来相见。

未知四人是否妖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螺仙奉旨建道场 蚌精开腹延群妖

却说铁拐先生和慧通、颠、飞等一行四众，等得后面四道赶到，大家把云步停住。但见后面四道衣饰不一，长短不齐，都是面貌凶恶、身躯伟大之徒。一望而知，不是正路仙人。铁拐先向他们举手为礼，四人也含笑还礼，请问铁拐先生仙乡法号。铁拐先生说了，回问四人。那中间披红色道袍好像是个领袖模样的答道：“贫道等皆海外炼气士，自尧舜以来得道至今，因贪图清闲，未升天曹。贫道名凌虚子。”指右首绿袍者说是通玄子，又指后面紫袍、青袍者，说是冥冥子、空空子。“闻得淮海村文美真人门下有个田螺精修成法身，要在他田螺壳内后建道场，此乃海中盛会，千古难逢。特行约伴，前去一观。”慧通听了，朝铁拐先生暗暗以目示意，铁拐先生阳为不知一般，替慧通等三人介绍了一遍，但不说慧通是文美门下。又说也是听得螺狮壳内道场的名气，前去参与的。八人便并在一处，推开云路，急急遁行。

那消片刻工夫，已到淮河岸上。铁拐先生因未知四道法力，请他们先行。凌虚子因铁拐人物猥恶，本来存心轻视，也便傲然点点头，对三道说：“我们先走一步罢。”于是捏着避水诀从汪洋巨浪中开出一条大路。四道也不招呼铁拐等人，大踏步头也不回地去了。慧通、飞飞愤然道：“这道人没礼，我们如此谦逊，他们竟敢目中无人，如此傲慢！况他们既是邪教，此去必没好事。与其日后遭他们毒手，不如趁